救亡日報　沫若

本報已呈請黨政機關登記　第三九三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卷

營業部：桂西路二十六號　編輯部：太平街十二號

報價（國幣）：零售三分；三月二元五角；全年八元；國內郵費每月一角五；半年四元五角；一月九角

廣告刊例（國幣）（實價）：1.報頭兩旁每日每方五元　2.中縫前後各五方每日每方二元　3.新聞版另議

國防最高委員會組織已定

（中央社重慶七日電）五中全會通過各案，有國防最高委員會之設置，最高委員會委員長由中國國民黨總裁兼任，並設常務委員十一人，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推定五院院長，外交部部長，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副參謀總長，及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二人任之；又訊，國防最高委員會設祕書長一人，經中常會通過以張羣担任，並聞祕書廳正組織中，不日即將開始辦公。

冀南我軍連戰皆捷

威縣激戰竟日敵傷亡甚重

（中央社洛陽六日電）平鄉之敵於二日晨向我威縣進犯，與我軍激戰竟日，敵傷亡甚衆，我以兵力過少自動退出，威城遂陷，迄晚我生力軍趕到，即向敵反攻，激戰甚烈，斃敵甚衆，敵不支西潰，我一面派隊進擊，一面收復威縣，繳獲正清查中，又此次在平鄉東長河鎮作戰之敵，竟冒着我軍番號制服，持我國旗圖亂我軍耳目，敵之卑鄙竟如此。

（中央社洛陽六日電）三日晨進犯蘇韓村安家溝（山東張店東北）之敵，經我軍擊退時，有當地紅槍會自動加入游擊，抗戰年餘，我軍民配合緊密，於此更多一明證云。

（中央社洛陽六日電）前方來人談，冀安國之敵，七百五十餘人，於上月十七日向封頭出動，當被我某某兩隊痛擊，斃敵百五十餘名，其中並有敵大隊長小西少佐一人，是役奪得戰利品甚多。

西總理仍將抗戰到底

西總統已至日內瓦

（七日巴黎電）西總理奈格林仍主抗戰到底，決以馬德里及中部西班牙為中心，作最後之奮鬥。

（中央社倫敦七日合衆電）英法調停西戰之企圖，因佛朗哥不肯接受停戰條件，已告失敗，佛朗哥主張政府軍應無條件投降，政府軍方面則分兩派，一以總統阿柴納為首？主張無條件以免流血，一派以總理奈格林及外長台爾伐育為首主張向佛朗哥提出三項停戰條件，結果奈格林派佔優勢，故政府軍仍將繼續抗戰，奈格林所提之三項條件為（一）外國在西之軍隊一律撤退，（二）未來之政府組織應由公民投票選舉之，（三）雙方皆不得採取報復行動云，（中央社日內瓦六日海通電）據此間所接消息，西共和政府總統阿柴納已於今日下午六時半抵達日內瓦湖西南二十公里之柯羅格斯城。

英首相演說後意大利失望

（中央社羅馬六日哈瓦斯電）英首相張伯倫本日在該國下院發表演說，就英法兩國聯帶關係，有所聲明，事後此間法西斯黨人士咸皆表示失望，並謂此項演說，殆即聲明英法兩國已締結同盟條約，以對付各全能國云。

許世英視察災民

（中央社香港六日電）許世英六日下午二時偕李思浩段宏綱再赴深圳視察難民收容情形，並代表中央慰問，至晚七時半始返，該處難民婦孺老幼佔百分之九十八，農民已全部回各縣鄉村。

板垣與汪精衛

（本報香港電）六日敵議會板垣答議員水谷長三郎問，謂「對汪今後動向，予以極大之注意，不過對彼今後之行蹤，則尚未至說明之時期。」

中央軍校第四分校桂林區通告總領隊官馮濟華

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抗日軍事幹部養成異常迫切，我們為爭取時間計，此次行軍採取突擊方式，迅速達到目的地，行裝務須簡便，茲規定攜帶物品如左：

一、各學生攜帶布鞋一雙，黑膠布鞋一雙

二、襯衣兩套。

三、軍毯或絨毯一條。

四、把盅一個。

桂林女中中央軍校第四分校招生辦事處

湘北敵防務空虛

岳陽僅駐敵千

（中央社長沙六日電）駐通城敵多係偽軍，僅班長以上軍官為敵寇，咸寧至南林橋公路自經我破壞後，敵軍不若前數日之頻繁，駐岳陽敵一部聯同械彈四日北開，現城內僅駐敵千餘，近因我軍襲擊，除加緊警戒外，並自附近鄉間搜得大批民衆軍事訓練，佈各要隘，

滇緬公路在積極改進中

（中央社倫敦七日路透電）英下院議員麥唐納，昨日詢問緬甸當局，是否正[illegible]緬甸經中國邊境而至昆明之公路，如緬甸政府尚未有此舉動，則當局為發展此通至遠東之商業路線起見，是否亦設法使該公路合於近代公路之標準，英當局答稱，由臘樂至中國邊境之一段，長約一百二十英里，已經緬甸當局改善，使之不因任何之氣候關係，而受影響，同時對於該段公路之發展，亦正設法促進中。

敵完全蔑視各國權益

（中央社香港七日電）外人方面傳稱，行駛中國沿海及長江西游之外輪，時遭日艦之非法檢查，並動輒加以扣留，故各國駐滬領事，紛向日當局提出抗議，頃日海軍當局竟答稱，日方對懸外國旗幟之船隻，加以檢查，似並不為過云，各國對之頗為憤激云。

江南我軍克復金沙以南

（中央社淮陰七日電）江南之敵，不時受我游擊隊襲擊，傷亡慘重，又因戰線延長，兵力不敷分配，南通海門一帶敵亦感威脅，現通海敵有撤退模樣，我軍昨向金沙反攻，與敵激戰頗烈，金沙南被我克復，敵偽潰散。

再接再厲的鋤奸

滬三日內殺漢奸三人

（中央社上海七日合衆電）周啓塘（譯音）今晨乘人力車經美水兵司令部附近時，被人開槍射擊斃命，兇手僅開一槍，彈中周之背部，周被送至寶隆醫院時，已經斷氣，周氏年三十歲，今晨出西摩路其住所內外出乘車赴新閘路之鹽務處理所辦事處，至戈登路即被人槍殺，兇手一人於事後逃逸，其情形幾與昨日錢華被殺時相同，最近三日內，偽組織人員被暗殺者已共有三人，兇手均未捕獲，又訊，周前為偽組織江浙錫箔稅徵處主任。

（中央社上海七日合衆電）南京偽組織小職員顧平宗（譯音）今日在公共租界內被人狙擊重傷。

簡訊

（中央社金華七日電）我渡江部隊自在東戰場滬杭沿線總發動以來，進展迅速，現錢江北岸及杭嘉湖各大城市，全在我軍控制中。

口（中央社潼關七日電）榮河萬泉猗氏各縣，近日戰事極為激烈。猗氏縣城已在我×部圍攻中。

時論　爭取敵僑瓦解敵軍

達仁

現在的戰局，已經到了更可樂觀卻是更加緊張的階段。敵人在侵佔我廣州武漢之後，完全沒有實現其誘降停戰的夢想。結果弄到他在中國則兵力分散，士氣頹喪，在國際則招致了英美法蘇進一步的打擊，在國內則經濟政治上的困難有加無已；而我們這方面卻在過去一年又七個月的砲火鍛鍊中，無論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外交上都是越打越強了，「最後勝利必屬中國」這個估量現在是已經成了一切具有冷靜頭腦和健全常識的中國人，外國人，以至日本人的同感了，現在甚至連日本資本主義的元勳，日本帝國主義的監護人西園寺公望都不由得不發出了「日本會亡」的悲鳴來了。可是我們將來最後勝利的前途卻並沒有否定我們目前處境更加緊張的事實。現在不但在我們自己這方面是縮小了總後方的根據地，增大了交通和財政的困難，並且特別在敵人這方面是我們看見他正在進行着更加瘋狂的新的進攻，法西斯事實上的首領平沼騏一郎的組閣，日德意「反共軸心」的強調，西北和華南的戰事的緊張，敵後區傀儡組織的計劃強化，這些事實都是說明了敵寇企圖在第二期加緊進攻我們的新趨勢。所以我們將來的勝利雖說是越加有把握了，可是我們現在的處境卻無疑是要求我們拿出比過去更加強大的努力來。

我們為了要克服更緊張的局面，我們無疑是應當從各個門去加緊進行我們的抗戰工作。可是因為我們現在受制於敵的中心關鍵乃是敵軍，所以如果我們不去努力進行瓦解敵軍的工作，則我們希望克服第二期的困難而順利完成勝利反攻的準備，差不多是等於一個空想。瓦解敵軍的工作，無疑是我國第二期抗戰工程中最重要的工作部門之一。我們甚至可以說，我們的瓦解敵軍工作全部成功之日，便是我們收復失地最後勝利之時。因為敵軍主要的是在我們的敵後區和前線盤據和作戰，因為在中國領土內與敵軍接觸機會最多的人是中國軍隊，前線和敵後區的中國民衆。漢奸，中韓台偽軍，以及敵國僑民，所以我們為了要完成瓦解敵軍的任務，我們無疑是應當從軍事和政治兩方面提高中國軍隊以及前線和敵後區中國民衆瓦解敵軍的能力，無疑是應當爭取漢奸和偽軍中的動搖份子到我們的瓦解敵軍的工作中來。但是因為日本法西斯軍閥對於中國兵，中國人民，中韓台偽軍以及漢奸的戒備比對日本僑民更加嚴密得多，因為日本僑民對於日本的風俗，習慣，語言，情調，社會關係以及日本社會苦痛實情比中國兵，中國人民，中韓台偽軍以及漢奸又接近得多，所以在這許多種類的可能瓦解敵軍的人們當中，其最能事半功倍地發揮出工作効果來的，卻無疑是敵後區的日本僑民。並且因為敵人在第二期侵華戰爭中，為了企圖穩定其侵佔區的統治起見，一定要首先派遣許多中小工商業者和智識份子到侵佔區來進行其初步經濟侵略和文化侵略的陰謀，所以推動敵僑瓦解敵軍的工作，尤其是在第二期見得特別重要。當然，我們推動敵僑去進行瓦解敵軍的工作，也是有很多辦法的，但是我們為了順利展開大規模的工作起見，卻應當首先從「如何爭取敵僑？」和「如何幫助敵僑瓦解敵軍？」的兩件事下手。

我們如何在敵後區爭取敵僑到反對日本法西斯的陣綫中來呢？我們主要地應當從軍事，經濟，政治的三方面進行這個工作。我們要曉得敵國人民之所以不辭危險而跑到佈滿了砲煙的中國來謀生，主要地是因為他們在國內一方面受着經濟危機的威脅，而另一方面又受着日本法西軍閥的麻醉宣傳。他們在這兩個因素的夾攻之下前來中國戰區謀生，他們的腦筋中一方面也必然是描畫了一幅希望無窮的美滿圖畫，一方面也必然是充滿了山窮水盡的生活之悲哀故事。這也就是說，敵僑之來華謀生，乃是要死的日本法西斯帝國主義對他們這些可憐羔羊所能夠玩出來的最後一個魔術。如果敵僑真的能夠在我們敵後區實現他們的「理想」，則日本法西軍閥還可以暫時繼續維繫他們這些僑民對於法西侵略的最後幻想，如果敵僑在我們敵後區所得到的教訓不幸而粉碎了他們心目中的那幅美滿圖畫的話，則日本法西軍閥的魔術便不得不在他們面前宣告最後的破產，他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態度，也不得不由幻想而變成仇視，而我們之所以要從軍事經濟政治三方面來爭取敵僑，也正是為的要充分把握住這個微妙的動向。（以下轉入第二版）

周恩來啓事

抗戰以還，日寇廣播時造鄙人謠言，不日對當局有何建議，即日對外如何談話，此為敵人挑撥慣技，本不值一辯，惟近來友邦通訊社及國內報紙，亦常發表未經本人同意校閱之談話或論文，如此不僅使鄙人無從負責，且記載字句[illegible]有出入，便足給敵人以造謠挑撥之者。最近如重慶路透社一月一日英文通電，係根據鄙人當晚在友人家宴中雜談，事前事後決未得該社記者發表[illegible]其談話內容措詞亦與鄙人當時所談者大有出入。鄙人原意只在說[illegible]其主觀雜入，而更不[illegible]此稿為成都新民報一月十二日所譯載（註明為掃蕩報稿，但重慶掃蕩報並未登此稿），輾轉閱讀，並查眞相，始知路透社久已宣揚於外·誠屬遺憾之至。茲特申明此項談話鄙人不負任何政治責任，凡以後各通訊社各報館記者各書報編輯，欲發表鄙人之談話講演及論文者，必須於事前取得鄙人之同意並校閱原稿，始得刊佈，否則發表任何關於鄙人之記載文件，鄙人決不負責也。此啓。一月二十七日

十日文萃

第七期內容

堅強信念與降低生活……郓沫若

在廢墟上生長的……夏衍

扶搖直上的蘇聯國民經濟……黃藥眠

今日的廣東……陸詒

不要「株連」也不要「姑息」……施誼

怎樣再建文藝運動……周鋼鳴

隔塘一帶的農民自衛團……任重

一個日本人的自白（小說）……躬射

和平村記（連載）……鹿地亘

即日出版

每册定價八分

戰地文化服務處桂林分處征募書報啓事

本處係中宣部及軍委會政治部等十二機關聯合設立，自去年七月一日成立以後，徵募書報，不下千餘萬份，隨收隨發，供不應求，茲特敬請各機關團體，出版界及各界人士，就有關抗戰書報，雜誌等，無論新舊多少，儘量捐贈，寄交本處（桂林五美路五十二號），彙送前方，以振士氣，而利抗戰，毋任盼禱！

戰地文化服務處桂林分處謹啓

孩子們的大集合

一·個·動·人·的·晚·會

兒童團體座談會招待各界

活躍在桂林的孩子們，他們極力的伸展他們的工作，和增加大人先生們對他們的了解，在一星期內經兒童團體座談會的幾十位孩子們的小手小腳貫着小腦筋的籌備終於昨日（六日）下午七時在樂羣社大禮堂招待本市黨政軍及文化新聞各界，憑着他們生動的表演和美滿的招待，使滿會的大人先生們都不得不讚一聲：「中國的下一代，真不得了！」

七個團體的孩子們合起來有百餘，頂大的跟先生一樣高，頂小的可像小鴨子的跑路還是滾呀滾的。今天都一例穿着整齊的制服，大的孩子胸前掛了『招待員』的條子，忙着請每個來會的大人們簽名和招待入座，有小手握着大人先生的手不放，嘴裏還謙虛着說：『我們很怠慢你們，準備不充分！』來賓們有的頭上戴有紅十字會徽章的帽子，有的穿武裝，還有穿着很漂亮西裝的外國友人，……今天在小朋友熱情的招顧下，特別覺到喜氣揚揚的笑容滿面。

台上台下的燈光灼亮的射出禮堂四週孩子們所寫的醒目的標語和美麗的畫。當客人已擠滿了這大禮堂時，台上一個小女孩子立正着提着小嗓子喊開會，於是人會就開始了。主席是新安旅行團的程仁强，他致的開會詞是『……大人先生們可以給我們指示，使孩子們踏着跟大人先生相同的步伐前進，……』樣子是這樣堅定有力，使大家鼓掌不絕，接着就是大人先生們的充滿了的興奮和藹的情緒的訓辭，張志讓先生代表白主任說：「孩子在抗戰中飛躍的進步，希望今後更好好團結起來，增強抗戰力量不少……」卅一軍韋軍長代表胡行健這樣說：『卅一軍行軍作戰也藉着幾位英勇的孩子追隨左右而增强士氣不少，這可證明孩子有時力量比大人還大，』八路軍駐桂通訊處吳奚如，國際宣傳委員會盛成，行營政治部代表陳大維，都致了短少而精采的演辭，引得全場的掌聲不少。

當演講暫告一段落時，就由廣西兒童戰時服務團唱了三隻生動的歌曲，並且每人分發了一袋糖菓花生，大家一邊嚼着一邊看着上面生動的表演，當這節表演完時，有一位新旅團小朋友褚濟蓀站到台上說：本來要請卡爾曼先生講話和表演的，但他身體略覺不適，所以他只用了這一句史太林同志所說的『我們要多做事少說話』的話語叫我傳達給各位的。於是大家禁不住的鼓起掌來！這時方振武先生帶了不舒適的身體懷着熱忱來參加了，結果他在一本簿子上代孩子提了這樣的字句：『全國的小朋友收歸國有，實施公發公教公用之政策』代表了他可貴的演辭。

接着是各團體的歌詠話劇的表演：新旅團的『打退敵人了』表演逼眞，有時使人笑不可仰，有時使人眉毛豎起來了，歌詠有新旅團的兩個小孩子穿了花衣服唱的『快板』汪精衛賣國賊的小調，還有兒童保育院的兩支歌曲和新旅團的歌唱，其中以新旅團唱的『快板』最為生動。時間近十一時，大家毫無倦意，最後由新旅團指揮全體合唱兩篇『義勇軍進行曲』，兩位外國友人也跟着提高了嗓子唱，一陣大人先生快慰的掌聲交織着孩子們興奮的情緒擁出了樂羣社。

中國演劇隊出發海外宣傳

將祖國的抗戰傳給僑胞　將僑胞的熱情傳給祖國

上海救亡演劇第二隊，現改名中國演劇宣傳隊，定於月內赴南洋海外從事宣傳工作，其工作計劃曾於四日本報詳盡記載。昨日該隊特假樂羣社招待文化界人士。到會者非常踴躍，當由該隊領隊金山先生報告，該隊成立經過及出國宣傳意義。該隊是「八一三」抗戰後成立，於前年八月廿日離開上海，在名戲劇家洪深先生領導之下，經過蘇浙皖豫鄂湘桂各省，[illegible]在戰區前線及後方不斷地上演救亡戲劇，宣傳抗戰，同時自己不斷地努力在工作學習。此次得李白兩位總司令之熱烈贊助，並得學生軍團第一團林團長參加該隊出國宣傳。該團認為此次出國為代表全國文化界出國與僑胞見面，極望文化界人士參加此工作，給他們以幫助和指導，使他們能完成此一的任務。金山先生報告後，即介紹學生軍林團長演說。林先生曾參加抗戰，並受了光榮的傷，這次毅然請假偕該隊赴海外宣傳，其熱誠實令無限感奮。林先生說他此次隨該隊出國宣傳，完全是被該演劇隊的艱苦努力的工作精神所感動，他願意和他們共甘苦，努力向僑胞宣傳。因他曾參加對敵作戰，敵人屠殺我同胞的殘暴，以及對友邦人士的侮辱，他都曾親眼看過。他因和敵人作戰過，對於敵人的弱點，和敵人的作戰情形，他都明白了解，因此更堅定他爭取持久戰與全面戰，以得到最後勝利的信念。他要將這些親身和敵人作戰所看到的，受到的一切告訴僑胞，使僑胞更堅定勝利的信心。同時有機會他要把敵人侮辱外人的暴行告訴友邦人士。林團長發言後，文化界人士都紛紛向該隊致鼓勵之詞，以及希望他們將祖國的抗戰傳給僑胞，將僑胞的熱情傳給祖國。大家都預祝該隊成功地完成此次出國宣傳，募捐撫慰傷兵及出征軍人家屬的使命。

學生軍在鍛鍊中

就寢號已吹過了兩點多鐘了，寢室裏是靜靜的，只偶然聽到一點特大的鼾聲。應着鼾聲，守衛的同志們或也打個呵欠，為了不太寂寞，有時也拖着槍來來去去的護着。可憫的電燈，和以前每晚一樣的覷我們睡了她才開始睜大了眼睛，使人覺得空寂的寢室特殊空寂。

在作為官兵聯歡會籌備會臨時辦公處的第六中隊救亡室裏，有幾個畫漫畫的同志，為了所負的工作更快的完成，雖然在夜深，還在一聲不響，蘸着顏色，移動着彩筆，創作。

突然，完全突然的一陣特別速而且短的喇叭聲捲起了，喇叭聲，捲進了每一個宿舍，把睡着的人都拖起來。「緊急集合！」緊急集合！」有些同志一面自己作裝，一面推着還未起來的同志。捲疊毯服聲，水壺飯盒相礙聲，跑步聲，造成一種緊張的空氣，可是說話聲很少很少，因為大家都是沉着呢。

十分鐘後，每一個宿舍比吹「緊急集合」前更空，更寂了。

大家都全副武裝的站在操場上。雖然站着一千七百多個人，但比那一個時候都靜。月光是一片慘白，好像是給冰冷凝結了。城牆上的我們的守衛同志，緊握着槍，鐵立着。

樹，不動；人，也不動；一切都屏息着：造成一種肅煞之氣。我們沒有人說一句話，官長們也沒有說一句話，代表口令的是一枝白旗，我們看着牠的動作而作「立正」「看齊」……等動作。隊長們分頭作室內檢查和人數密查，結果：只有一張床布離開了他的主人；人數呢，各隊到齊。

「今天晚上我們演習「緊急集合」」團長說話了。那時，一心以為是準備夜襲的同志鬆了一口氣。團長繼續說明「緊急集合」在軍隊中的重要，最後，要我們在第二次「緊急集合」的時候，在時間上，更迅速；在情況上，更緊張，在裝備上，更齊全；總之，更要鍛鍊成鐵的行伍！

跟着團副教我們夜間認識方向的辦法，他教我們記取北極星，大熊星……

我們又給宿舍吞食了。時鐘噹的報告：午夜後一時。

給天南地北的友人

介紹廣西學生軍　卡爾曼徐鶯山同時攝取影片

蘇聯名攝影記者卡爾曼來桂林後，為了完成他底任務，要將我抗戰中前後方各種抗戰動態，攝入鏡頭，介紹給我們北國的友人，數日前他攝了新安旅行團那些小戰士們活躍的姿態。昨日上午又給學生軍第一團攝取了各種生活學習工作的影片，不久，廣西學生軍的英勇活潑，熱情，和幹練將活躍在全蘇聯和全世界人們底眼前！

又上海救亡演劇第二隊隨隊攝影記者徐鶯山也同時攝製影片，當卡爾曼氏攝影的時候，他就將卡爾曼、學生軍攝製每一個鏡頭的情形攝入了他底鏡頭。不久，我國廣西青年學生軍的雄姿和擠在我抗戰的洪流裏幫助我抗戰的好朋友卡爾曼將一併活躍在南洋，美洲各地僑胞和異國人們的眼前了！

七七劇團定期公演塞上風雲

七七劇團自成立以來，短短期間，公演話劇頗多，此次在「古城的怒吼」「台兒莊之戰」「夜光杯」聲中，一度消聲匿跡，近訊該團為籌募基金并響應「傷兵之友」運動，已定於本月十日在本市新華戲院公演抗敵名劇「塞上風雲」。該團日前在省黨部舉行座談會，招待留桂文化界人士，到會者三十餘人，全體贊助此次公演，除該團負責人王望報告該團成立經過及此次公演目的外、并有吳奚如君解釋公演「塞上風雲」之意義，歷兩小時始散會云。

鄭士毅、陳懷剛兄：有信在弟處，請速來取，并談近況，弟陳儀非

謝醒持哀榮錄

昨日午後三時，假座桂林商會，舉行湘桂線區司令部桂林車站故司令謝醒持追悼大會，祭台遍呈祭品花圈，會場四周滿懸輓聯，頗悲壯。赴會者有白主任代表，黃主席代表，以及各機關團體代表并湘桂線桂林車站所有職員共數百人。由湘桂線區副司令高禮安主席，由軍政部交通司李科長讀祭文。並由各機關團體代表致哀詞。謝故司令於上月十二日死於桂林醫院。因上月十一日敵機襲桂林時，謝故司令親自督率搶護軍實，以致被炸，重傷醫治無效，於十二日晨逝世，享年四十八歲。謝故司令為國捐軀，身雖死而精神不減也。

時論　爭取敵僑瓦解敵軍

（由第一版轉來）

我們在敵後區第一要充分發動中國人不跟日本人作來往的運動要充分進行攪亂敵後區金融，物價，和生產的工作，要充分進行抗戰的教育和鼓動工作，使敵僑切實感到不但沒有吸中國人民的血以自肥的可能，同時也沒有麻醉中國人民的可能。我們第二要加緊前線和敵後區的游擊戰和運動戰，使得敵僑不但經常從前線逃回的敵兵中聽到敵軍傷亡的消息，並且使得他們自己也在生與死的邊界上行坐不安。我們第三還得要訓練出大批人材到敵後區敵僑中間去進行政治的宣傳和鼓動，使他們清楚認識他們過去和現在的苦痛的真正根源以及我國抗戰的正大任務。我們要從政治的工作去收獲我們一切工作的總果實，使敵僑把自己過去的幻想變成幫助他們揭穿敵軍士兵幻想的工具，使他們把過去的悲苦生活故事變成幫助他們推動敵軍士兵起來倒戈的工具，使他們把日本法西軍閥傳授給他們的害敵技能變成日本法西軍隊自己的陷阱。因為敵僑過去受有長期的麻醉教育和侵華訓練，因為第二期侵華敵僑的成份必然是小有產者多於大資本家，大地主和無產階級，因為敵僑之由侵略行動轉變到反侵略行動的過程，在他們的意識當中，乃是法西斯侵略主義的影響與他們的求生要求的最後一場惡戰過程，所以我們得要不辭勞瘁的，不辭迂迴曲折的，配合着政治，軍事，經濟的工作去幫助他們的意識作鬥[illegible]大批地爭取過來了的話，可以說是[illegible]工作的一大半了。[illegible]們幫助這些已經被爭取過來[illegible]敵軍的工作呢？我們主要地[illegible]適合於他們的特殊條件的工作以與我們其他的各種抗戰工作互相策應。因為現代戰爭的各種工作之間具有高度的有機聯系，所以我們一方面不應當使這些敵僑的瓦解敵軍的工作與我們其他部門的抗戰工作無條件的孤立起來，而應當在這中間建立必要而微妙的聯系，而他方面卻正不一定要希望這些敵僑無條件的參加我們的一切抗戰工作，而無妨使他們多担負些他們所最宜担負的工作。因為這些敵僑一方面是那些遠離鄉邦的敵軍官兵的唯一家庭，一方面是日本法西斯在華的經濟侵略和文化侵略的爪牙，而一方面卻又是在中國人地生疏，因為日本法西軍閥的單薄而分散的武裝力量根本無法十分周密的控制其在華的僑民，所以其最適合於這些敵僑的這些客觀條件的工作，乃是鼓動，宣傳，以至其他特種的工作，乃是激起敵軍官兵家庭的不安而把它傳達到敵軍官兵的耳朵裏的工作，乃是搜集敵方的軍事侵略，經濟侵略，政治侵略以至文化侵略的情報的工作，乃是在日本法西斯的經濟侵略和文化侵略中掀起怠工和擾亂的工作，乃是掩護中韓台各種抗日戰士及其各種抗日活動的工作。我們在敵後區應當用各種軍事，政治，經濟等戰鬥去儘量響應敵僑這些工作的順利展開，同時我們的各種戰鬥也應當儘量從敵僑的這些工作中找到內應。我們應當這樣來動搖敵軍的軍心，折散敵軍的組織，毀壞敵軍的工事，截獲或燬滅敵軍的軍需，破壞敵軍的交通，葬送敵軍的種種侵略陰謀，而最後達到整個瓦解敵軍的總目標。

現在後方有志的青年同胞們都已經感覺到了敵後工作的重要性，我們希望到敵後區去進行抗戰工作的青年戰友們特別要注意到這個足以制敵死命的爭取敵僑瓦解敵軍的工作。並且因為這個工作正如上面所談的一樣是與整個抗戰工作息息相關的，所以我們最後還希望全國同胞都要站在各自的崗位上配合着我們這些青年英雄們作戰！

鐵打的黃河

「我再也不敢打中國人了！中國人好利害啊，」──日本兵說：

樹民

沉靜已久的晉西戰局，突然又告緊張了，此次敵軍調動二萬多人分五路大舉西犯，第一路約六七千人，以汾陽孝義爲根據，由兌九峪徑大麥郊、石口，北趨石樓，南撲隰縣，第二路約五六千人，以臨汾爲根據，經士門黑龍關，犯蒲縣，進逼大甯，第三路二三千人，由襄陵北寬，經奉王嶺與黑龍關之股會合，第四路約三千餘人，由曲侯新絳向三泉趙康等地北進，以主力攻禹門，第五路約二千餘人，以河津爲根據，東佔娘娘廟，并進據鄉甯吉縣，再由吉分兵犯我小船窩渡口，復實據師家灘，橫沖直撞，大有突破我黃河而始朝食之勢，然而不到十天的時間，聲勢赫赫，敵軍已到處碰壁，餘威喪盡，結果，只是抱頭鼠竄，狼狽而回，其暫時佔據的蒲縣、吉縣、大甯、鄉甯等地，均爲我相繼收復，經過此戰役後，敵寇才眞正認識了我們的黃河是鐵打的。

當着敵軍進攻小船窩時，記者曾一度參觀河防，并訪問担任該河防之一的郞團長，他是山西的一員名將，在民國十七年就任團長了。北伐時，他任第三集團軍任營長，曾獲得許多的戰功，此次抗戰，他防守平型關，曾配合×路軍創造了空前的勝利，以後在忻口、在太原、在隰縣、山西許多著名的戰役，郞團長都担任着主力的戰鬥，這次守這河防，大家都很安心，認爲「郞團長到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就有辦法」。

從他沉着的堅毅的臉上，就可認識他是一個英勇而富有經驗的將官，「只怕敵人不來」，他一開始，就向我們說出這樣一句豪語，我們暗談數分鐘後就由王團副領導我們參觀將近二十里的河防，魚鱗似的軍人掩佈，爲蜿蜒曲折的交通壕所貫通，砲兵陣地，都穿上僞裝的大衣，順着山脈構成無數道的防綫，在每一個自動火器的陣地裏，我們都詳細觀察過，它的射界，其位置都很隱蔽適當，槍口都一個一個的對準敵人，精神飽滿，好似在說：「日本鬼子，來吧，我們正在這裏等待着你」。第二天敵我在這裏隔河炮戰終日，然敵兵却不敢越雷池一步，當天晚上，敵軍即全部撤退了，我們的弟兄都很懊喪似的，以爲敵人不來進攻，實在是太便宜了它們。

敵軍此次進攻晉西的企圖，據記者觀察，其主攻方向仍在禹門或軍渡附近各渡口，其他不過牽制作用，自然如果有機可乘，當爲敵軍所不放棄，因爲禹門爲晉西主要渡河點，汽車大道，四通八達，若敵得逞，則可以順韓城三原的公路，直逼咸陽，北足威脅延安，南足截斷隴海、與潼關之敵配合，夾擊西安，西則進攻醴泉、邠州、長武，向西蘭公路發展，雖說實際上沒有這樣簡單，但敵人這種企圖，已不是自今日始。敵在禹門屢經猛攻，不惜重大犧牲，此次在其附近渡口，如師家灘等處，亦曾有所嘗試，其用心當可概見。不過，該處爲我×軍所守，敵已迭受打擊，欲遂其慾，非拿重大代價不可。在軍渡方面，敵在離石，駐有重兵，曾一度進攻，然在柳林附近，即被×路軍予以襲擊，已足足葬送了一個聯隊，嗣後即不敢輕進。但其夢想，則迄未打消，因若從軍渡過河，亦可依吳堡綏德的公路，北窺楡林，南逼延安，進襲三原，與禹門之敵配合，以取得有利的交通線，此次在平渡關永和關均曾威力偵查，企圖强渡，不過均遭迎頭痛擊，尤其在平渡關，不僅白白犧牲了一些狗命，同時，還對準×路軍所紮的草人，打了一百多砲，又白白犧牲了很多的彈藥，直弄得日寇軍閥啼笑皆非，這都是寇晉這次進攻晉西最悔氣的事。

敵寇此次不僅在這些地方受了嚴重的打擊，同時，他一向所輕視的晉綏軍，這次也受了很多的教訓，當敵進攻時，我軍則全部東開，繞在敵人後方，專打敵人尾巴，以致敵軍在正面一撲一個空，找不着我軍的蹤跡，而後面側擊，則遭我無數次的襲擊，各路均受了很大的損失，如在中陽離石一帶，被我軍一再夜襲，損失奇重，有一次即犧牲了一聯隊，在西峪口附近，又經我包圍伏擊，敵軍此次進攻，其所以躊躇不敢前進，終於進退失據，狼狽竄回者，亦即因此，同時，敵軍此次除用飛機大砲毀壞我一些山土草木及一些破爛的空房外，別無所獲，我軍把敵軍當作獼猴，同它作戰，好似在玩猴戲，在中陽附近一個村莊，敵軍退出後，在牆上曾留下這樣一首詩：「六五步槍眞好呀，隨時在營門口拍拍拍地響，爹呀！媽呀！我眞怕，我眞怕，中國人好利害呀，我再不敢打中國人了！」於此即可見日寇大兵畏怯的一般。

綜觀此次戰役，我們所以勝利，完全是因爲我們運用了靈活的戰略戰術，過去不善於機動的正規軍，現在也善於機動了，這是閻司令長官半年來努力建設新軍（如新教育、新管理、新編制、新動員、新戰術等）的收獲，也可以說是我們抗戰以來，在戰術上最大的進步，我相信這種進步，是正在發展與普遍化中，我更相信，這種新戰術是能戰勝敵人的。這次我們是把敵人打退了，然而我們的新戰術，不只是打退敵人，而是要消滅敵人。看着吧，明天就會有新勝利到來！

波浪上的羣列

莫奎

我們的戰士，在前線濺迸着熱血。

血輝映着我的心。

脈搏顫動得厲害，這時我所見的生活碎景，都引不起我們的興味，可是戰鬥的情懷，却迅速地潑來，發動我的心機。

啊，我實在不願意呆在一個掀不起波瀾的地方了！

在海濤般的人間，我眨一下眼，發見了許多硬頑的工作，停頓在人的大路，等待青年去推動！

△

我輕輕地對自已說：『不甘沉落，就要拿出力來』！

如是，我在一個光燦的白天，換上草青色的軍裝；踏進了學生軍團的門檻。

西北風突破了南國的冬天，我挺着胸膛，從山城奔了出來。在學生軍團中，和着千百情緒沸騰的青年，活在一塊；我的勇氣增大了幾分。

這裏，不是溫柔的地方，沒有春花，青鳥，但在大北風中，青年的磅音壓倒了風嘯。「中國新青年上前線……」煥發了每個跳動的心。

深夜，在黑暗的氣流鎖壓下，千百個穿着草青衣裳的男女，團圍着野火；鼓起歡快的心情，意志隨着火焰高蹈，向着黑暗爭取那光耀的明天。

每日拂曉時分，當夜的曚朧還遼繞在七星岩的頭上，所有的學生軍，一齊出動，在棲霞寺的坪場上，『一，二，三，四』的宏聲。調敉了適進的步度。

無論天空有無太陽燦照，也無論地面有無風霜。我們的羣列，全在露天的枯瘦坪場上，做自已的功課，世界上假若有露天的學校，我們的學生軍團，就是其中的一個啦！

我們的功課，有政治的也有軍事的：政治方面，好像那瞭望人間動態的時事究研，解決認識問題的小組討論、和小組生活檢討，好像講演戲劇壁報及漫畫標語等宣傳技術的學習。至於軍事方面的呢？除去了典範令以外，還有游擊戰術之類的訓練，這種訓練，我們是樂於接受的，可是，其間有着「唸條文」，「操制式」的方式，來扣擱時間，我們則有點不願意！此刻，第二期內容爲苦戰，正在行進中，在政治重於軍事的原則下，大家希望那軍事的訓練方式，變成更活潑，更配合實際，才算得最有意思，至於政治方面的功課，大家也希望達到更充實，更有條緒。

每個人都抱着滿腔的熱誠，專接受訓練。近來，縱然冷冬漸漸老了，但，大山旁邊的酷寒是威脅不了我們學生軍的羣列啊！

△

我們的羣列一切，都表現着粗野的力。

地鋪，稻草墊，薄棉氈，保護着冷夜的體溫，這種擺設，如果還帶着嬌娜性的小姐，來捱上一夜，她一定要叫苦連天的！

淡飯，沒油的蔬菜，進餐時，所有的學生軍，分頭圍着地堀坪上，衆薄的菜，當然，這是軟骨頭的闊少，──大時代的殘渣，捱不下去的！

一些玩強的學生軍，往往拿着自已的健康來作抵押，在沉默的工作中，吐出自已深心的話：『那麼一天，快些兒到來，讓我們能及早參進實際鬥爭的隊伍中去啊』！

希望擁抱着我們的注意，臉前地，我們的羣列，望着祖國的美麗大地，鼓動着力，在顛撲的波浪上行進。

★ ★ ★

集・體・寫・作　（四）

我們的聯歡會

學生軍第二團生活記錄

在緊雨的掌聲中，跟着『提高我們的生活政治警覺性』！又從那歌唱的同志口中叫了出來，全場拚命的狂呼了！是的，我們每個同志都深透的了解，在民族解放的戰鬥生活中，每秒鐘都要提起我們的小心和機警，敵人越走進了失敗的墓地，牠的却兇更活躍作絕望的挽狂瀾！「展開我們反托匪的思想鬥爭」！又從四周的同志底忿怒情緒中激盪地暴裂開來！眞的倘若有這樣的雜種壞蛋一托匪一潛伏在我們的隊伍裏，他一定給嚇死！因爲每一個落後的同學羣都給捲入這反托匪熱潮裏去了！沒有怎樣的奇怪哪，聯歡的聚會，轉變成了反托匪的羣衆政治運動！這是廣西青年人的偉大革命作風，在每個年青人政治生活的體認中，他們都明白知道了托匪對祖國可怕毒害！不是嗎？當廣西的偉大民團弟兄潮湧的奔向前方去殺敵的時候，黃公度一托匪無恥的嘍囉一在南甯密謀爆動的失敗，這是廣西青年血的教訓！經過了長久的反托匪殘酷的鬥爭我們這羣，已有了反托匪革命鬭爭豐富寶貴的傳統了！　（櫻野）

五、我們的隊長

何同志激昂慷慨的「反托」的雄歌，博得了台下無數的熱烈鼓掌，隊長更領導高呼「肅淸托洛斯基匪徒」的口號，整個會場差不多要鬧翻了！

請隊長跳舞，唱戲……符同志拉出他那沙啞的嗓子，馬上得到瘋狂的響應，一條影子，滾上舞台，在憔悴的燈光下特別顯出强悍與靈活，他摸了那美麗的鬍鬚，潔白的牙齒露出在他那古銅色的臉龐，使人一望就知道這中年人是「飽經世故了」！

「各位，我是不懂舞蹈的，唱戲更不會，」「不用客氣」！下面百多雙手在向空中搖擺着。

你們要知道，我是「老粗」，滿嘴鬍子，臉又黑，那配唱戲，不能從命………要我表演，我就亂跳一場吧！」……

……於是樓板便發出砰磅的巨響，各人對他那不純熟的舞姿都依着吃吃的笑。他跳完了，深深的鞠一個躬，堅强的話匣又打開了。

「諸君；今晚夜的聯歡會是最有價值的，現在我更提供一點意見，就是出發之期不遠，同學們！我們行將跑到最前線，在痛飲倭奴血的前夕，請乾杯吧」！

「好」！拍拍的鼓掌的聲音震天價響！

「讓我們把墳墓挖在西江，不成功，即成人，不能將鬼子送到地獄便和鬼子一齊投入黑暗的懷抱裏，把光明留給後一代………」！

「是；我們要把鬼子趕入黑暗之邦，…」又是一陣熱烈的歡呼！紅色的臉更紅，眼珠想爆出了！

一個日本軍官

一位意籍的傳教師，最近自離上海不遠的沿鐵路某城回來，曾經告訴筆者一件關於日本軍官的動人故事。這位軍官現年五十歲，原職是商人，他一共有三個兒子大的二個已在中國前線戰死，最後事事當局又要他第三個兒子出征去。他覺得這事太傷心，就自願代他幼子入伍，這也就是他爲什麼在這裏的理由。

就這教士所說，那位軍官似乎和當地的中國居民感情很好，有人問他戰事的前途如何時，他便不由自主的老淚盈眶，搖首歎息，他明白自戰爭並不在馬上結束，希望他相信日本最後必敗，因爲日本的平民又能受些甚麼好處，他也坦然承認他們到目前爲止所獲得的勝利全憑優良的武器和行將疲倦的愛國主義，可是時間這個要素卻在反對他們，一旦給養斷絕，他們就得變作獵脚的盤肚，他像別的行伍中人一樣，自備有中國衣服以備緊急之用，他和當地人民的好感原因就在這裏。上面這段故事很足使東京的軍閥們深思下，他們對於意料不到的中國抵抗萬分激怒，因爲這打破了他們征服世界的幻想。日軍下層間失敗主義傾向的流行已無法掩飾，他們現在業已明白他們的犧牲，除了空洞的希望之外無得獲得；軍閥們所宣傳的玫瑰色的圖畫全然不是現實，反之廣州漢口雖相繼失陷中國抵抗未見絲毫減弱，最後勝利的希望日見成熟。希望存在一天就有一天的前途，何況中國還有一位偉大有力的人物領着路呢。中國人能耐得過日本人，日本軍閥如能認識此點翻然悔悟，則倘來得及，否則就太遲了。（字林西報）

街頭木刻展徵求作品

爲加强抗敵宣傳，本會決定舊歷元旦在桂林舉行街頭木刻展，希各地木刻同志踴躍參加，請將作品各印三份，於[illegible]寄[illegible]桂林王[illegible]路馬皇背八號賴少其君轉交本會爲荷！

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桂林辦事處啓

招請練習生工友

本報徵求有新聞工作興趣的練習生一名，工友二名，略致報酬，有意者，請於每日下午四時至六時向太平路十二號本社接洽！

有備無患

每日節省　國幣一角，月儲三元，到期還本五百元，國幣二角，月儲六元，到期還本一千元，國幣四角，月儲十二元，到期還本二千元，按月又有抽中特彩國幣二萬陸千餘元之希望，另給加紅利。

加入本會儲蓄：既能化零爲整。又可以少博多。未入會者，請速到中南路第一百號支會入會，以享利權。

中央儲蓄會桂林支會

會址：桂林中南路第一百號

柳州支會：柳州小南路三十八號　梧州支會：梧州大南路九十一號

（章程任索）

加緊培育文藝幹部工作

周鋼鳴

新文藝運動的目的，是提高文藝的質量以刻下中國現實生活最大的詩篇，使文藝成爲爭取民族解放最有力的武器。但使個運動在質與量上更高發展，它應當是與當前民族解放戰爭合流。但決定它的量與質的，總是它的創造者──因爲文藝是由人──作家生產的。所以提高文藝質量的問題，亦即是提高作家的修養和教育．培養和啓發更多青年文藝工作者的另一面；因爲有了進步的作家才能產生進步的文藝，有了進步的文藝才能提高作家的進步，這是細胞等於脂肪的問題。但對於這個提高作家修養與教育的青年文藝工作，過去在進步的文藝團體中雖曾有過文學生活的小組討論或研究，但這方面的生活是不夠充實，甚至把它看作政治鬥爭的附屬問題；當然政治鬥爭固是引導作家透入現實的進步實踐，和政治鬥爭的迫切性，但無可否認過去對文學底教育是較少的。所以過去──近六七年來，較成功的作家（大都是自發地研究者以達成的）還是少數得很，這反映在文藝的量質上，不能廣泛地從闊步與深度來表現現實。這就現得提高作家修養與培育文學青年工作的不夠，這缺點的主因一面是由於中國文化的落後性與過去政治環境的嚴重性，不能使此文藝教育工作有計劃的展開；但另一面對於這主要工作的疏忽亦是一個事實。直到現在，有許多愛好文藝工作或想參加文藝工作的青年朋友們，大都是在自發地或自覺地去研究，而沒有得到較有經驗的作家們給以很好指導。因此，他們常感到「文學無門」，除了對文藝「興志堅決」繼續自覺地研究下去，否則許多都是「半途而廢」了。

此外，過去許多作家對於培育文藝青年幹部工作取不十分關心態度，許多青年寫好了稿子想請作家們看，希望得到指導，但能給人滿足這種要求的作家很少；這一方面是作家們缺少時間，但「毫無意見」，甚至將原稿遺失的都有，這是非常不好的事。爲新文藝運動的未來着想，每個眞正求進步的作家，每個較成功的作家，都要急切注意到培育新文藝幹部的工作，以自己的能力，認識和經驗，細心給他們指正，提供意見。這是爲新文藝事業培育未來中國文藝青年的重大任務，也是作家們的偉大任務。魯迅先生也曾不斷地以這種精神來教育青年，在他的培育下，成長了今日不少的作家。這個要求將是每個文藝青年的呼聲？我們更希望全國文協更能有組織有計劃地來展開這個培育文藝幹部的工作。

從火線下來

受傷生活之一

辛明

衝鋒號音不斷地在我們的耳邊響着：敵人的砲彈槍彈像雨點一樣地落在我們的路邊；我們剛才跳出戰壕前進。一霎時，覺得我的左手有一陣麻痺，看，腕部破的小孔，像湧泉一樣的淌出血來。

我正伸手在雜囊袋取出衛生藥包，忽然，左脚像有什麼東西經動；登時，麻了整個左脚，慢慢地震動了我的全身。我掉頭看：

「啊！」我的脚又負傷了！寬大的創口，湧出了許多鮮紅的血來了！衛生包的繃布嫌太小了，止不了流出的血；衛生包也嫌少了，包不了兩個創傷！

因爲脚已經麻痺得沒有一點力氣；雖然當時不覺得疼，但是走不動了。不能繼續前進，只好用熟習的匍匐方法退回後山背來，但不久又奉到退却命令了。

在戰地，沒有看到一架担架或者一個軍醫人員的影子；自已站起來走得兩步又倒了下來；我們的隊伍正在陸續的退，敵人的火力人員正積極向着我們追擊，我着急得滿身是汗，生怕挨敵人去作俘虜，那時比死更之爲難。恰好自已同連的弟兄退到來了，但是哪個也不肯替我「塡槍」。

四五個高大力强的弟兄輪流把我背走，敵人的火力，已經追到我們身邊。

退下這個斜坡，再過一條溪流，再過一個開闊的田壠，走約三四里，他們個個都氣喘力盡了，走不動了。弟兄們準備犧牲一切來護我回來，他們不肯離開我而先走，感動我流出英雄的眼淚來。

『你們可以給我塡補一槍便安心回去了，我個人是不成問題的，恐怕誤了你們，誤了戰事。』

『我們無論如何都要保護連附回去的，死，要和連附一起死，活要和連附一起活。我們休息一下子再走。』這是扶着我的一個弟兄說的，這種同生死共患難的弟兄，怎樣不令我感動呢？

休息一下，他們又繼續背着我走，大概又走了一里路程，才到了一個小小的村莊。這時，他們眞的走不動了。派一個兄弟去找老百姓幫抬，連一個影子也看不見。找馬，又沒有。村里只有一匹黃牛，黃牛也要利用牠了。

黃牛是怕砲聲的吧？砲火在隆隆地響，牛是亂跳亂動，上了幾回牛背又挨滾了下來。

這時，由村邊走過的一個跛脚的老百姓，給弟兄們看見了，請他來幫忙牽牛。說來奇怪，他一來，黃牛居然不敢跳動，恐怕他是牠的主人了。

我得安然上得牛背，我已不能坐起，用肚子仆在黃牛的背脊，用老百姓牽着黃牛走，一個弟兄扶着一邊。

經過七八里路程，一個小時以上的時間，血洒過多，到得營部臨時繃帶所下了藥的時候，我暈迷過去了！

× × ×

醒過來，黃醫官正在替我打止血針。陶班長和何玉念遞過一碗很乾的稀飯來。他們知道我從昨天起，到現在沒有食過飯，想我是非常飢餓的，但是我一粒也吃不下喉。這時，口乾得非常厲害，傷口一陣陣的痛了起來，嘔得「黃胆」也要出來了！

我聽覺更清晰更密接的砲火聲響，但是身處在戰場或繃帶所却不大知道。等到担架兵把我抬上架扣，一「啊！我負傷了！」一口大氣，由我口邊溜了出來。……

× × ×

天已黑了。到得師部救護隊，陳醫官來替我換藥，給我吃了四粒的止痛藥片，更替我打一針止血針之後，我好像又暈過去！……

一切都不知道了！……

× × ×

這是到了半夜，我的鼻子，給一樣什麼東西碰着，把我弄醒了，原來是陳醫官差來的看護兵，試看我還有沒有氣息。知道我還不曾死，才連夜來給我止痛藥片，替我打止血針。照他們的估計，我一定是爲流血過多而死了？

長途（二十）

衎夏

九・南甯

一月九日，從海防出發後的第五天。

天依舊下着細雨，但是我們的心却是很明朗了。

八點半離憑祥，向東北行不多久，公路就分了支，一路向北經那堪到龍州，一路向東經明江至南甯。將要造成的湘桂路南下線在南甯和公路分支，到憑祥重新合致。鐵路經過的地點是崇善，雷平，龍州，公路經過的是綏淥，明江．明甯，因此在鐵路完成之前，由公路經鎭南關赴越南的旅客，爲了要到龍州法領事署去簽照，到了憑祥之後非再坐三小時的汽車到龍州去不可。

過憑祥，這一帶又都是平地了，汽車在坦坦的平原上走着，公路兩側很荒凉，這荒分地還留着墾拓的餘地，開發西南，是現階段最緊迫的工作，我們希望局促在上海香港的有遠見的資產家們趕快到內地來，担負起國家民族期待着你們的任務。

這廣坦的荒原使我想起了我們從廣州退出時在柳江船上邂逅的一個旅伴，她是一個不滿三十歲的女子，本來和她丈夫同在上海經營商業，可是上海淪陷之後，她們便決定了到廣西腹地來墾荒了，她單身一個帶了幾千塊錢的資本，預備在柳州區的融縣一帶，去開闢他們的新的天地，有這樣壯圖的青年知識份子，在抗戰之前也是很難想像的吧，可是覺悟了五年十年的長期抗戰和認識了我們今後復興根據地是西南之後，這種新的勇士們便會陸續地在我們眼前出現了，我們要有更多更多的勇士，我描想了一下不久將來會在廣漠的西南大地上大規模地展開的拓植的圖畫。

十一時抵明江，那是一個相當繁榮的城市，用了午膳，繼續東行，二時半抵綏淥，天老是和我們爲難似的又是一陣驟雨，幸喜這一帶公路特別平滑，所以車行並沒有任何阻礙，四時半，南甯已經在望了，可是在渡口竟累我們等了一個鐘頭。

五年前的舊省會到了，這地方也曾經過了敵機的轟炸，但是很繁榮，人們的表情也很安靜，燈火輝煌影戲院菜館都很熱鬧，從海防出發之後，在我們旅途上這是一個最大的都市，我們孩子一般愉快地走遍了雨後的街道，爲着醫治連日的疲勞，奢侈一下，在樂羣社租了房間，洗淨了一週來的風塵，伸直了身體，享受了一夜的酣睡。

「傷兵之友」歌

鍾期森

我們是傷兵的朋友，傷兵是我們的朋友。
祖國在艱苦奮鬥的當中，勿忘我們是患難的朋友。
殘肢斷臂爲什麼 ？ 血肉換取了民族的生[illegible]
[illegible]榮的創傷歸來，勿忘我們的患難的[illegible]
[illegible]弟是姊妹，同是中華好身手，
[illegible]的義務，盡朋友互助的義務，
[illegible]担負起服務的精神，
[illegible]日的傷痕今朝好，再去沙場重把國土保，
我們是傷兵的朋友！傷兵是我們的朋友，
祖國在艱苦奮鬥的當中，勿忘我們是患難的朋友。

（此歌已由吳伯超先生作曲，因排版不便，祇能割愛了。）

和平村記

──俘虜收容所訪問記

鹿地亘作　邢桐華譯

連載

秋田苦笑了。那時候，我注意到那個躬腰的傲慢傢伙把身體凑到我們這邊來。他總是那付故示親密的態度，向我要了一根煙，很香甜地吸着，一面把嗓子提高使大家都聽到，講起這樣的話。

『怎樣說，總是不同的。……那些傢伙和日本人，該得說是民族性根本不同吧……我已經從各方面靜靜地觀察好久了。無論什麼時候，……總能胡鬧的玩，也許這才算是幸福，……不過，說起來，祇是令人「可憐」罷了。日本人無論如何也作不出來的。……同這種人站在一起，講什麼平等，講什麼東洋和平。』

我想這可麻煩了，他的笑臉裏含着敵意。他挑戰。

『那說起來，是理想啊。理想自然也好的……但是，無論怎麼說，理想終歸是理想。哈，哈。』

『那麼？』

『歸根結蒂。……就是，日本人也只有日本人應走的路。……我以爲等到眞意被理解爲止，祇有不顧一切地硬幹下去。說到別個民族的幸福，究竟什麼是幸福，這各有各的想法啊。大乘的說法是這樣吧，……欲活之必先殺之……』

『你這樣想麼？』

他的笑臉就好像遇到反攻的時候一樣，不自然地把眼睛楞着了。

『啊……我是這樣想的。要秩序……就不能維持了。』

『我不這樣想的。說到日本人的美點，我也很知道。倒底是日本人的原故啊。但是，日本人的缺點，我也知道的。到國外一看，你就明白了。……日本人對於渺小的自己，未免看得太不淸楚了。……誠然，日本能夠有今日的地位，也有很堂皇的理由。所謂國民性的原故吧。……然而，現在靠國民性高枕無憂的時期過去了。現在走到一個境界，不能不衝破日本從前所到達的界限了。』

『因此，所以才打起仗來的吧？』

他嘲弄地用眼瞟了瞟周圍的人們。然而，秋田好像不願意參加這種談話一樣，把眼不動地伏下了。

『戰爭就是向來稱爲「日本」這個東西的延長。並不是界限的問題。界限沒有打破、才因此路不通，產生腐化，還腐化變成戰爭。高度發達了的民族，她的腐化，不光把自己，連周遭的民族也都拖到不幸裏面。……就是說，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更高級的民族矜誇。』

（二十六）